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四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cloud and horse motif at the top. The border consists of a thick, black, stylized cloud pattern that frames the central text. At the top center of this border, there is a black silhouette of a horse in profile, facing left, with a rider on its back. The horse and rider are set against a white background within the border's frame.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四)

徐 兢 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經圖麗高使奉和宣  
冊 四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 者 徐 兢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徐鼎銘 劉培慧)

#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一

## 器皿二

### 油盎

油盎之狀略如酒罇。白銅爲之。其上無蓋。恐其傾覆。而以木楔窒之。高八寸。腹徑三寸。量容一升五勺。

### 淨瓶

淨瓶之狀長頸脩腹。旁有一流。中爲兩節。仍有轆轤。蓋頸中間有隔。隔之上復有小頸。象簪筆形。貴人國官觀寺民舍皆用之。惟可貯水。高一尺二寸。腹徑四寸。量容三升。

### 花壺

花壺之制上銳下圓。略如垂膽。仍有方座。四時貯水簪花。舊年不甚作。邇來頗能之。通高八寸。腹徑三寸。量容一升。

### 水釜

水釜之制狀如鬲鼎。以銅鑄成。有二三。鄭刻獸環貫木。可以負持。麗人方言。無大小皆謂之叻。僕射館中諸房皆給之。高一尺五寸。闊三尺。量容一石二斗。

### 水甕

水甕如水釜之形而差小。仍有銅蓋。用以汲水。以象中國之水桶也。上有二耳。可以攀挈。麗俗便於負戴。

故此器最多。高一尺。腹徑一尺二寸。量容一斗二升。

湯壺

湯壺之形如花壺而差匾。上蓋下座。不使泄氣。亦古溫器之屬也。麗人烹茶。多設此壺。通高一尺八寸。腹徑一尺。量容二鄭刻斗。

白銅洗

白銅洗之形與烏銀者相似。特無文采。而麗人謂之冰盆。又有一等赤銅者。制作差劣。

鼎爐

鼎爐之制略如博山。上無花蓋。下有三足。惟觀寺神祠用之。高一鄭刻二尺。頂闊六寸。下盤闊八寸。

溫爐

溫爐之形如鼎。而有偃脣。腹下三足。爲獸銜之狀。用以貯水。置之几桼。蓋冬月溫手之器也。面闊一尺二寸。高八寸。

巨鐘

大鐘在普濟寺。形大而聲不揚。上有螭紐。中有雙飛仙。刻銘曰。甲戌年鑄。用白銅一萬五千斤。麗人云。昔者置之重樓。聲聞契丹。單于惡之。今移於此。亮其誇大之言。未必然也。

#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二

## 器皿三

### 茶俎

土產茶味苦澀不可入口。惟貴中國臘茶。并龍鳳賜團。自錫賚之外。商賈亦通販。故邇來頗喜飲茶。益治茶具。金花鳥蓋。翡色小甌。銀爐湯鼎。皆竊效中國制度。凡宴則烹於廷中。覆以銀荷。徐步而進。候贊者云。茶徧乃得飲。未嘗不飲冷茶矣。館中以紅俎布列茶具於其中。而以紅紗巾幕之。日嘗三供茶。而繼之以湯。麗人謂湯爲藥。每見使人飲盡。必喜。或不能盡。以爲慢己。必怏怏而去。故常勉強爲之啜也。

### 瓦尊

國無粳米。而以稭合麴而成酒。色重味烈。易醉而速醒。王之所飲曰良醞。左庫清法酒。亦有二品。貯以瓦尊。而以黃絹封之。大抵麗人嗜酒。而難得佳釀。民庶之家。所飲味薄而色濃。飲歡自如。咸以爲美也。

### 藤尊

藤尊。乃山島州郡所饋也。中亦瓦尊。外以藤周纏之。舟中嶮岬相擊。不損。上有封緘。各以州郡印文記之。

### 陶尊

陶器色之青者。麗人謂之翡色。近年已來。制作工巧。色澤尤佳。酒尊之狀如瓜。上有小蓋。而爲荷花伏鴨之形。復能作盃。椽。栝。甌。花瓶。湯。瓊。皆竊倣定器制度。故略而不圖。以酒尊異於他器。特著之。

陶爐

獾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獸。下有仰蓮以承之。諸器惟此物最精絕。其餘則越州古祕色。汝州新窰器。大概相類。

食罩

公會供饌。下承以盤。上施青罩。唯王與使副加紅黃之飾。所以別精麤也。

藤筐

古者幣帛用箱筐。今麗俗不廢。其筐白藤織成。上有錯文。爲花木鳥獸之狀。裏用紅黃文綾。拓之大小相合。謂之一副。其直準白金一斤。惟王府所用最佳。蓋郡邑土貢。餘官民庶者。制作草草。備禮適用而已。

鬻釜

鬻釜。蓋烹飪器也。以鐵爲之。其上有蓋。腹下三足。回旋之文。細如毛髮。高八寸。闊一尺二寸。量容二升五勺。

水瓮

水瓮。陶器也。廣腹斂頸。其口差敞。高六尺。闊四尺五寸。容三石二升。館中用銅瓮。唯山島海道。以舟載水。相遺。則用之。

草苫

草苫之用。猶中國之有布囊也。其形如絡。結草爲之。凡米麪鄭刻。薪炭之屬。悉用以盛。山行不利車。多以

驟馬裝載而行。

刀筆

刀筆之鞘刻木爲之。其制三隔。其一藏筆。其二藏刀。刀形犀利。一刀差短。散員而下。官吏祇應。房子親侍。皆佩之。





#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三

## 舟楫

臣聞風行水上。在卦爲渙。而舟楫之利。以濟不通。取象於此。後世聖知代作。百工加飾。故龍文鷁首。駕風截浪。一日千里。必使橫絕江河。如履平地。非特剡刻之簡而已也。乃若麗人生長海外。動涉鯨波。固宜以舟楫爲先。今觀其制度簡略。不甚工緻。豈其素安於水。而狃狎之耶。抑因陋就簡。魯拙而莫之革耶。今謹卽所見列於圖。

## 巡船

高麗地瀕東海。而舟楫之工。簡略特甚。中安一檣。上無棚屋。惟設艫柁而已。使者入羣山門。有此等巡船鄭作十千。餘隻。皆插旌旗。舟人邏卒。皆著青衣。鳴角擊鐃而來。各於檣之杪。建一小旆。書曰洪州都巡。曰永新都巡。曰公州巡檢。曰保寧。曰懷仁。曰安興。曰暨川。曰陽城。曰慶源。皆有尉司字。實捕盜官吏也。自入境以迄回程。迎至餞行於羣山島。望神舟入洋。乃還其國。

## 官船

官船之制。上爲茅蓋。下施戶牖。周圍欄檻。以橫木相貫。挑出爲棚。面闊於底。通身不用板簣。唯以矯揉全木。使曲相比釘之前。有碇輪。上施大檣。布帆二十餘幅。鄭刻。一十五幅。垂下五分之一。則散開而不合縫。恐與風勢相拒耳。使者入境。自東而來。曰接伴。曰先排。曰管勾。曰公廚。凡十千。鄭刻。餘舟。大小相若。惟接伴船有陳

設幄幕焉。

松舫

松舫。羣山島船也。首尾皆直。中爲舫屋五間。上以茅覆。前後設二小室。安榻垂簾。中敞二間。施錦茵褥。最爲華煥。唯使副與上節乘之。

幕船

幕船之設。三島皆有之。以待中下節使人也。上以青布爲屋。下以長竿代柱。四阿各以朱繩係之。

饋食

使者入境。而羣山島紫燕州鄕刻三州。皆遣人饋食。持書之吏。紫衣幘頭。又其次則烏帽。食味十餘品。而麪食爲先。海錯尤口。器皿多用金銀。而雜以青陶。盤櫝皆木爲之。而黑漆神舟。泊不近島。必遣介乘舟。饋獻於使者。故事。送三日。若過期風阻未行。則饋食不復至也。

供水

海水味劇鹹苦。不可口。凡舟船將過洋。必設水櫃。廣蓄甘泉。以備食飲。蓋洋中不甚憂風。而水之有無。爲生死耳。華人自西絕洋而來。旣已累日。麗人料其甘泉必盡。故以大瓮載水。鼓舟來迎。各以茶米酬之。

#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四

## 海道一

臣聞海母衆水而與天地同爲無極。故其量猶天地之不可測度。若潮汐往來。應期不爽。爲天地之至信。古人嘗論之。在山海經以爲海鱗出入穴之度。浮屠書以爲神龍寶之變化。竇叔蒙海嶠志以謂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潮賦以謂日出入於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水者地之血脈。隨氣之進退。率皆持臆說。執偏見。評料近似而未之盡。大抵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承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爲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者。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沈。則海水溢上而爲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下而爲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爲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爲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閒。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晷係乎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月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夜潮之期。月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又日之行遲。月之行速。以速應遲。每二十九度過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日亦臨午焉。且晝即天上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至午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於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於夜。故所以一日午時。二日午末。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也。夜即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漸西。至子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於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差

而入於晝。此所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末。三日丑時。四日丑末。五日寅時。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也。加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爲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今海中有魚獸。殺取皮而乾之。至潮時。則毛皆起。豈非氣感而類應。本於理之自然也。至若波流而漩伏。沙土之所凝。山石之所峙。則又各有其形勢。如海中之地。可以合聚落者。則曰洲。十洲之類是也。小於洲而亦可居者。則曰島。三島之類是也。小於島則曰嶼。小於嶼而有草木。則曰苦。如苦嶼。而其質純石。則曰焦。凡舫船之行。既出於海門。則天地相涵。上下一碧。旁無雲埃。遇天地晴霽時。皓日中天。游雲四斂。恍然如游六虛之表。既不可以言喻。及風濤開發。雷雨晦冥。蛟螭出沒。神物變化。而心悸膽落。莫知所說。故其可紀錄者。特山形潮候而已。且高麗海道。古猶今也。考古之所傳。今或不覩。而今之所載。或昔人所未談。非固爲異也。蓋船舶之所通。每視風雨之向背而爲之節。方其風之牽乎西。則洲島之在東者。不可得而見。唯南與北亦然。今既論潮候之大概。詳於前。謹列夫神舟所經島洲苦嶼而爲之圖。

## 神舟

臣側聞神宗皇帝遣使高麗。嘗詔有司造巨艦二。一曰凌虛致遠安濟神舟。二曰靈飛順濟神舟。規模甚雄。皇帝嗣服。羹牆孝思。其所以加惠麗人。實推廣熙豐之績。爰自崇寧以迄於今。荐使綏撫。恩隆禮厚。仍詔有司。更造二舟。大其制而增其名。一曰鼎新利涉懷遠康濟神舟。二曰循流安逸通濟神舟。巍如山嶽。浮動波上。錦帆鷁首。屈服蛟螭。所以暉赫皇華。震懾夷狄。超冠今古。是宜麗人迎詔之日。傾國簞觀。而歡

呼嘉嘆也。

客舟

舊例。每因朝廷遣使。先期委福建兩浙監司。顧募客舟。復令明州裝飾。略如神舟。具體而微。其長十餘丈。深三丈。闊二丈五尺。可載二千斛粟。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攪疊而成。上平如衡。下側如刃。貴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其中分爲三處。前一倉。不安艙板。唯於底安竈與水櫃。正當兩檣之間也。其下卽兵甲宿棚。其次一倉。裝作四室。又其後一倉。謂之廡屋。高及丈餘。四壁施窗戶。如房屋之制。上施欄楯。采繪華煥。而用帘幕增飾。使者官屬。各以階序分居之。上有竹篷。平時積疊。遇雨則鋪蓋周密。然舟人極畏廡高。以其拒風。不若仍舊爲便也。船首兩頰柱。中有車輪。上縮藤索。其大如椽。長五百尺。下垂釘石。石兩旁夾以二木鉤。船未入洋。近山拋泊。則放釘著水底。如維纜之屬。舟乃不行。若風濤緊急。則加遊釘。其用如大釘。而在其兩旁。遇行。則卷其輪而收之。後有正桅。大小二等。隨水淺深更易。當廡之後。從上插下二棹。謂之三副桅。唯入洋則用之。又於舟腹兩旁。縛大竹爲橐。以拒浪。裝載之法。水不得過橐。以口輕重之度。水棚在竹橐之上。每舟十艙。開山入港。隨潮過門。皆鳴鶻而行。篙師跳躑號叫。用力甚至。而舟行終不若駕風之快也。大檣高十丈。頭檣高八丈。風正則張布。颿五十幅。稍偏則用利篷。左右翼張。以便風勢。大檣之巔。更加小颿十幅。謂之野狐颿。風息則用之。然風有八面。唯當頭不可行。其立竿以鳥羽。候風所向。謂之五兩。大抵難得正風。故布帆之用。不若利篷。翁張之能順人意也。海行不畏深。惟懼淺闊。以舟底不平。若潮落。則傾覆不可救。故常以繩垂鉛。錘以試之。每舟篙師水手。可六十人。惟恃首領熟識海道。善料天時人事。而得

衆情故一有倉卒之虞。首尾相應如一人。則能濟矣。若夫神舟之長闊高大。什物器用人數。皆三倍於客舟也。

招寶山

宣和四年壬寅春三月。詔遣給事中路允迪。中書舍人傅墨卿。充國信使副往高麗。秋九月。以國王僕薨。被旨兼祭奠弔慰而行。遵元豐故事也。五年癸卯春二月十八日壬寅。促裝治舟。二十四日戊申。詔赴睿謨殿。宣示禮物。三月十一日甲子。赴同文館聽誠諭。十三日丙寅。皇帝御崇政殿。臨軒親遣。傳旨宣諭。十四日丁卯。錫宴於永寧寺。是日解舟出汴。夏五月三日乙卯。舟次四明。先是得旨。以二神舟。六客舟兼行。十三日乙丑。奉禮物入八舟。十四日丙寅。遣供衛大夫相州觀察使直睿思殿關弼。口宣詔旨。錫宴於明州之廳事。十六日戊辰。神舟發明州。十九日辛未。達定海縣。先期遣中使武功大夫容彭年。建道場於總持院。七晝夜。仍降御香。宣祝於顯仁助順淵聖廣德王祠。神物出現。狀如蜥蜴。實東海龍君也。廟前十餘步。當鄞江窮處。一山巍然出於海中。上有小浮屠。舊傳海舶望是山。則知其爲定海也。故以招寶名之。自此方謂之出海口。二十四日丙子。八舟鳴金鼓。張旗幟。以次解發。中使關弼登招寶山。焚御香。望洋再拜。是日天氣晴快。已刻乘東南風。張篷鳴榔。水勢湍急。委蛇而行。過虎頭山。水狹港口。七里山。虎頭山。以其形似名之。度其地已距定海二十里矣。水色與鄞江不異。但味差鹹耳。蓋百川所會。至此尤未澄澈也。

虎頭山

過虎頭山。行數十里。卽至蛟門。大抵海中有山對峙。其間有水道。可以通舟者。皆謂之門。蛟門云。蛟蜃所

宅亦謂之三交門。其日申末刻。遠望大小二謝山。歷松柏灣。抵蘆浦。拋碇。八舟同泊。

### 沈家門

二十五日丁丑辰刻。四山霧合。西風作。張篷委蛇曲折。隨風之勢。其行甚遲。舟人謂之拒風。已刻霧散。出浮稀頭。白峯窄額門。石師顏。而後至沈家門。拋泊。其門山與蛟門相類。而四山環擁。對開兩門。其勢連亘。尙屬昌國縣。其上漁人樵客叢居十數家。就其中以大姓名之。申刻風雨晦冥。雷電雨雹欬至。移時乃止。是夜就山張幕掃地而祭。舟人謂之祠沙。實岳瀆主治之神。而配食之位甚多。每舟各刻木爲小舟。載佛經糗糧。書所載人名氏。納於其中。而投諸海。蓋禳厭之術一端耳。

### 梅岑

二十六日戊寅。西北風勁甚。使者率三節人。以小舟登岸入梅岑。舊云。梅子真棲隱之地。故得此名。有履迹瓢痕。在石橋上。其深。麓中有蕭梁所建寶陀院。殿有靈感觀音。昔新羅賈人往五臺。刻其像欲載歸。其國暨出海。遇焦舟膠不進。乃還置像於焦。上院僧宗岳者。迎奉於殿。自後海泊往來。必詣祈福。無不感應。吳越錢氏。移其像於城中開元寺。今梅岑所尊奉。卽後來所作也。崇寧使者聞於朝。賜寺新額。歲度緇衣。而增飾之。舊制。使者於此請禱。是夜僧徒焚誦歌唄甚嚴。而三節官吏兵卒。莫不虔恪作禮。至中宵。星斗煥然。風幡搖動。人皆歡躍。云風已回正南矣。二十七日己卯。舟人以風勢未定。尙候其執。海上以風轉。至次日不改者。謂之執不爾。至洋中卒爾風回。則茫然不知所向矣。自此卽出洋。故審視風雲天時。而後進也。申刻使副與三節人。俱還八舟。至是水色稍激。而波面微蕩。舟中已覺艱險矣。



海驢焦

二十八日庚辰。天日清晏。卯刻。八舟同發。使副具朝服。與二道官。望闕再拜。投御前所降神霄玉清九陽總真符籙。并風師龍王牒。天曹直符。引五嶽真形。與止風雨等十三符。訖張篷而行。出赤門食頃。水色漸碧。四望山島稍稀。或如斷雲。或如偃月。已後過海驢焦。狀如伏驢。崇寧閒。舟人有見海獸出沒波閒。狀如驢形。當別是一物。未必因焦石而有驢也。

蓬萊山

蓬萊山。望之甚遠。前高後下。峭拔可愛。其島尙屬昌國封境。其上極廣。可以種蒔。島人居之。仙家三山中有蓬萊。越弱水三萬里。乃得到。今不應指顧閒見。當是今人指以爲名耳。過此則不復有山。惟見連波起伏。噴漉洶涌。舟楫振撼。舟中之人。吐眩顛仆。不能自持。十八九矣。

半洋焦

舟行過蓬萊山之後。水深碧色如玻璃。浪勢益大。洋中有石。曰半洋焦。舟觸焦則覆溺。故篙師最畏之。是日午後。南風益急。加野狐颿制颿之意。以浪來迎。舟恐不能勝其勢。故加小颿於大颿之上。使之提挈而行。是夜。洋中不可住維。視星斗前邁。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入夜舉火。八舟皆應。夜分風轉西北。其勢甚亟。雖已落篷。而颿動颿搖。瓶盞皆傾。一舟之人。震恐膽落。黎明稍緩。人心向寧。依前張颿而進。

白水洋

十九日辛巳。天色陰翳。風勢未定。辰刻。風微且順。復加野狐颿。舟行甚鈍。申行風轉。酉刻雲合。雨作。入夜

乃止。復作南風。入白水洋。其源出靺鞨。故作白色。是夜舉火。三舟相應矣。

### 黃水洋

黃水洋。卽沙尾也。其水渾濁且淺。舟人云。其沙自西南而來。橫於洋中千餘里。卽黃河入海之處。舟行至此。則以鷄黍祀沙。蓋前後行舟過沙。多有被害者。故祭其溺死之魂云。自中國適句驪。唯明州道則經此。若自登州版橋以濟。則可以避之。比使者回程至此。第一舟幾遇淺。第二舟午後。三舟併折。賴宗社威靈。得以生還。故舟人每以過沙尾爲難。當數用鉛碓。時其深淺。不可不謹也。

### 黑水洋

黑水洋。卽北海洋也。其色黯湛淵淪。正黑如墨。猝然視之。心膽俱喪。怒濤噴薄。屹如萬山。遇夜。則波間熠燿。其明如火。方其舟之升在波上也。不覺有海。唯見天日明快。及降在窪中。仰望前後水勢。其高蔽空。腸胃騰倒。喘息僅存。顛仆吐嘔。粒食不下咽。其困臥於茵褥上者。必使四維隆起。當中如槽。不爾。則傾側輾轉。傷敗形體。當是時。求脫身於萬死之中。可謂危矣。



#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五

## 海道二

### 夾界山

六月一日壬午黎明霧昏乘東南風已刻稍霽風轉西南益張野狐颿午正風厲第一舟大槳若然有聲勢曲欲折亟以大木附之獲全未後東北望天際隱隱如雲人指以爲半托伽山不甚可辨入夜風微舟行甚緩二日癸未早霧昏啞西南風作未後激霽正東望一山如屏卽夾界山也華夷以此爲界限初望隱然西後逼近前有二峯謂之雙髻山後有小焦數十如奔馬狀雪浪噴激遇山濺瀑尤高丙夜風急雨作落帆徹篷以緩其勢

### 五嶼

五嶼在處有之而以近夾界者爲正定海之東北蘇州洋內羣山馬島皆有五嶼大抵篙工指海上小山爲嶼所以數處五山相近皆謂之五嶼矣三日甲中宿雨未霽東南風作午後過是嶼風濤噴激久之嵩翠巖巖亦甚可愛

### 排島

是日已刻雲散雨止四顧激霽遠望三山並列中一山如堵舟人指以爲排島亦曰排堞山以其如射棊之形耳

白山

是日午後東北望一山極大連亘如城。日色射處其白如玉。未後風作舟行甚快。

黑山

黑山在白山之東南相望甚邇。初望極高峻逼近見山勢重複前一小峯中空如洞兩閒有澳可以藏舟。昔海程云是使舟頓宿之地館舍猶存今取道更不拋泊上有民居聚落國中大罪得貸死者多流竄於此。每中國人使舟至遇夜於山巔明火於燧燧諸山次第相應以迄王城。是此山始也。申後舟過。

月嶼

月嶼二距黑山甚遠前曰大月嶼回抱如月舊傳上有養源寺後曰小月嶼對峙如門可以通小舟行。

闌山島

闌山島又曰天仙島其山高峻遠望壁立前二小焦如龜鱉之狀。

白衣島

白衣島三山相連前有小焦附之偃檜積蘇蒼潤可愛亦曰白甲苦。

跪苦

跪苦在白衣島之東北其山特大於衆苦數山相連碎焦環遶不可勝數夜潮衝激雪濤奔薄月落夜昏而濺沫之明如火熾也。

#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六

## 海道三

### 春草苦

春草苦又在跪苦之外。舟人呼爲外嶼。其上皆松檜之屬。望之鬱然。夜分風靜。舟行益鈍。

### 檳榔焦

檳榔焦以形似得名。大抵海中之焦。遠望多作此狀。唯春草苦相近者。舟人謂之檳榔焦。夜深潮落。舟隨水退。幾復入洋。舉舟恐懼。亟鳴櫓以助其勢。黎明尚在春草苦。四日乙酉。天日晴霽。風靜浪平。俯視水色澄碧如鑑。可以見底。復有海魚數百。其大數丈。隨舟往來。夷猶鼓鬣。洋洋自適。殊不顧有舟楫過也。

### 菩薩苦

是日午後。過菩薩苦。麗人謂其上曾有顯異。因以名之。申後風靜。隨潮而進。

### 竹島

是日酉後。舟至竹島。拋泊。其山數重。林木翠茂。其上亦有居民。民亦有長山。前有白石焦數百塊。大小不等。宛如堆玉。使者回程至此。適值中秋。月出。夜靜水平。明霞映帶。斜光千丈。山島林壑。舟楫器物。盡作金色。人人起舞弄影。酌酒吹笛。心目欣快。不知前有海洋之隔也。

### 苦苦苦

內列·作苦苦·按三十九卷  
禮成港條·亦作苦苦苦·

五日丙戌。晴明。過苦苦。距竹島不遠。其山相類。亦有居民。麗俗謂刺蝟毛爲苦苦。此鄭刻此山林木茂盛而不大。正如蝟毛。故以名之。是日拋泊此苦。麗人拏舟載水來獻。以米謝之。東風大作。不能前進。遂宿焉。

羣山島

六日丁亥。乘早潮行。辰刻。至羣山島拋泊。其山十二峯相連。環遶如城。六舟來迓。載戈甲。鳴鑼。鯨角爲衛。別有小舟。載綠袍吏。端笏揖於舟中。不通姓字而退。云羣山島注事也。繼有譯語官。閣門通事。舍人沈起來參。同接伴金富。帙知全州吳俊和。遣使來投遠迎狀。使副以禮受之。揖而不拜。遣掌儀官相接而已。繼遣答書。舟旣入島。沿岸乘旗幟列植者百餘人。同接伴以書送使副。及三節早食。使副牒接伴。送國王先狀。接伴遣采舫。請使副上羣山亭相見。其亭瀕海。後倚兩峯。相並特高。壁立數百仞。鄭刻。右門外有公廡十餘間。近西小山上。有五龍廟。資福寺。又西有崧山行宮。左右前後。居民十數家。午後。使副乘松舫。至岸三節。導從入館。接伴郡守趨廷。設香案拜舞。望闕拜舞。恭問聖體畢。分兩阡升堂。使副居上。以次對再拜。訖。少前。敍致。復再拜。就位。上中節堂。上序立。與接伴揖。國俗皆雅揖。都轄前致辭。再拜。次揖郡守。如前禮。退就席。其位使副俱南向。接伴郡守東西相向。下節舟人聲喏於庭。上節分坐堂上。中節分兩廊。下節坐門之兩廂。舟人坐於門外。供張極齊肅。飲食且豐腆。禮貌恭謹。地皆設席。蓋其俗如此。亦近古也。酒十行。中節下節。第降殺之。初坐。接伴親斟。以奉使者。復醺之。酒半。遣人致勸三節。皆易大觥。禮畢。上中節趨揖如初禮。使副登松舫。歸所乘大舟。

橫嶼

橫嶼在羣山島之南。一山特大，亦謂之案苦。前後有小焦數十繞之。石脚一洞，深可數丈。高闊稱之。潮至拍水聲如雷車。





#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七

海道四

紫雲苦

七日戊子。天日晴快。早。全州守臣致書備酒禮。曲留使者。使者以書固辭乃已。惟受所饋蔬茹魚蛤等。因以方物酬之。午刻解舟。宿橫嶼。八日己丑。早發。南望一山。謂之紫雲苦。橫嶼差疊。其後二山尤遠。宛如雙眉凝翠焉。

富用山

是日午後。過富用倉山。卽舟人所謂芙蓉山也。其山在洪州境內。上有倉廩。積穀且多。云以備邊鄙非常之用。故以富用名之。

洪州山

洪州山。又在紫雲苦之東南數百里。州建其下。又東一山。產金盤。踞如虎。謂之東源。小山數十。環拱如城。其山上有一潭。淵澄可鑑。不可測。是日申刻舟過。

鷗子苦

鷗子苦。亦名軋子苦。麗人謂笠爲軋。其山形似之。因以得名。是日酉刻舟過。

馬島

是日酉後風勢極大舟行如飛自軋子苦一瞬之間卽泊馬島蓋清州境也泉甘草茂國中官馬無事則羣牧於此因以爲名其主峯渾厚左臂環抱前一石觜入海激水回波驚湍洶涌千奇萬怪不可名狀故舟過其下多不敢近慮觸暗礁也有客館曰安興亭知清州洪若伊遣介紹與譯語官陳懿同來如全州禮岸次迓卒旗幟與羣山島不異入夜然大火炬熒煌照空時風政作惡舟中搖蕩幾不可坐使者扶持以小舟登岸相見如羣山亭之禮惟不受酒禮夜分還使舟

九頭山

九日庚寅天氣清明南風甚勁辰發馬島已刻過九頭山其山云有九峯遠望不甚詳然而林木叢茂清澗可喜

#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八

## 海道五

唐人島

唐人島未詳其名。山與九頭山相近。是日午刻舟過島下。

雙女焦

鄉刻·雙文焦

雙女焦其山甚大。不異島嶼。前一山雖有草木。但不甚深密。後一山頗小。中斷爲門。下有暗焦。不可通舟。是日已刻舟自唐人島。繼過此焦。風勢愈亟。舟行益速。

大青嶼

大青嶼以其遠望鬱然如凝黛。故麗人作此名。是日午刻舟過。

和尚島

和尚島山勢重疊。林壑深茂。山中多虎狼。昔常有學佛者居之。獸不敢近。今葉老寺乃其遺迹也。故麗人謂之和尚島。是日未刻舟過其下。

牛心嶼

牛心嶼在小洋中。一峯特起。狀類覆盂。而中稍銳。麗人謂之牛心。它處皆見之。形肖此山而差小者。亦謂之雞心嶼。是日未正。舟過此嶼。南風小雨。

聶公嶼

聶公嶼以姓得名。遠視甚銳。逼近如塔。蓋其形匾。縱橫所見各異。是日未末。舟過其下。

#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九

## 海道六

### 小青嶼

小青嶼如大青嶼之形。但其山差小。而周圍多焦石。申初舟過。雨勢稍密。

### 紫燕島

是日申正。舟次紫燕島。卽廣州也。倚山爲館。榜曰慶源亭。亭之側爲幕屋數十間。居民草舍亦衆。其山之東一嶼。多飛燕。故以名之。接伴尹彥植。知廣州陳淑。遣介紹與譯官卓安。持書來迎。兵仗儀禮加厚。申後雨止。使副與三節。登岸到館。其飲食相見。如全州禮。夜漏下二刻。歸舟。十日辛卯辰刻。西北風。八舟不動。都轄吳德休。提轄徐兢。同上節。復以采舟詣館。過濟物寺。爲元豐使人故左班殿直宋密飯僧畢。歸舟已刻。隨潮而進。

### 急水門

是日未刻。到急水門。其門不類海島。宛如巫峽江路。山圍屈曲。前後交鎖。兩開卽水道也。水勢爲山峽所束。驚濤拍岸。轉石穿崖。喧豕如雷。雖千鈞之弩。追風之馬。不足喻其湍急也。至此已不可張篷。惟以櫓棹隨潮而進。

### 蛤窟

申後抵蛤窠拋泊。其山不甚高大。民居亦衆。山之脊有龍祠。華人往還必祀之。海水至此。比之急水門。變黃白色矣。

分水嶺

分水嶺。卽二山相對。小海自此分流之地。水色復渾。如梅岑時。十一日壬辰早。雨作。午刻潮落。雨益甚。國王遣劉文志持先書。使者以禮受之。酉刻前進。至龍骨拋泊。

禮成港

十二日癸巳。早雨止。隨潮至禮成港。使副遷入神舟。午刻。使副率都轄提轄官。奉詔書於采舟。麗人以兵仗甲馬。旂幟儀物共萬計。列於岸次。觀者如堵牆。采舟及岸。都轄提轄。奉詔書入於采輿。下節前導。使副後從。上中節以次隨之。入於碧瀾亭。奉安詔書。訖分位少愒。次日。遵陸入於王城。臣竊惟海道之難。甚矣。以一葉之舟。泛重溟之險。惟恃宗社之福。當使波神效順以濟。不然。則豈人力所能至哉。方其在洋也。以風颿爲適從。若或暴橫。轉至他國。生死瞬息。又惡三種險。曰癡風。曰黑風。曰海動。癡風之作。連日怒號不已。四方莫辨。黑風則飄怒不時。天色晦冥。不分晝夜。海動則徹底沸騰。如烈火煮湯。洋中遇此。鮮有免者。且一浪送舟。輒數十餘里。而以數丈之舟。浮波濤間。不啻豪末之在馬體。故涉海者。不以舟之大小爲急。而以操心履行爲先。若遇危險。則發於至誠。虔祈哀懇。無不感應者。比者。使事之行。第二舟至黃水洋中。三桅併折。而臣適在其中。與同舟之人。斷髮哀懇。祥光示現。然福州演嶼神。亦前期顯異。故是日舟雖危。猶能易他拖。旣易。復傾搖如故。又五晝夜。方達明州定海。比至登岸。舉舟臞頓。幾無人色。其憂懼可料。而

知也。若以謂海道非難，則還朝復命不應受重賞，以爲必死則自祖宗以來累遣使命，未嘗有飄溺不還者。惟恃國威靈，憑仗忠信，可以必其無虞耳。今敍此以爲後來者之勸。比者使人之行，去日以南風，歸日以北風，初發明州，以其年五月二十八日放洋，得順風，至六月六日，卽達羣山島，及回程，以七月十三日甲子發順天館，十五日丙寅復登大舟，十六日丁卯至蛤窟，十七日戊辰至紫燕島，二十二日癸酉過小青嶼，和尙島，大青嶼，雙女焦，唐人島，九頭山，是日泊馬島，二十三日甲戌發馬島，過軋子苦，望洪州山，二十四日乙亥過橫嶼，入羣山門，泊島下，至八月八日戊子，凡十四日，風阻不行，申後東北風作，乘潮出洋，過苦苦，入夜不住，九日己丑早過竹島，辰巳望見黑山，忽東南風暴，復遇海動，舟側欲傾，人大恐懼，卽鳴鼓招衆舟復還，十日庚寅風勢益猛，午刻復還羣山島，至十六日丙申，又六日矣，申後風正，卽發洋，夜泊竹島，又二日，風阻不行，至十九日己亥，午後發竹島，夜過月嶼，二十日庚子早過黑山，次過白山，次過五嶼，夾界山，北風大作，低篷以殺其勢，二十一日辛丑過沙尾，午閒第二舟三副拖折，夜漏下四刻，正拖亦折，而使舟與他舟皆遇險，不一，二十三日壬寅望見中華秀州山，二十四日癸卯過東西皆山，二十五日甲辰入浪港山，過潭頭，二十六日乙巳早過蘇州洋，夜泊栗港，二十七日丙午過蛟門，望招寶山，午刻到定海縣，自離高麗到明州界，凡海道四十二日云。





#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四十

同文

臣聞正朔所以統天下之治也。儒學所以美天下之化也。樂律所以導天下之和也。度量權衡所以示天下之公也。四者雖殊。然必參合乎天子之節。然後太平之應備焉。聖人之興。必建歲正。定國是。新一代之樂。而同律度量衡。蓋以至一。而正羣動。其道當如此。仰惟國家大一統。以臨萬邦。華夏蠻貉。罔不率俾。雖高句麗。域居海島。鯨波限之。不在九服之內。然稟受正朔。遵奉儒學。樂律同和。度量同制。雖虞舜之時。日東協。伯禹之聲教。南暨不足云也。古人所謂書同文。車同軌者。於今見之。且圖志之作。所以紀異國之殊制。若其制或同。則丹青之作。何事乎贅疣。謹條其正朔。儒學。樂律。度量之同乎中國者。作同文記。而省其繪畫云。

正朔

唐劉仁軌爲方州刺史。乃請所頒歷及宗廟諱。曰當削平遼海。班示本朝正朔。及戰勝。以兵經略高麗。帥其酋長。赴登封之會。卒如初言。史臣壯之。然仁軌特服其力耳。未必其本心也。何以言之。臣觀麗人之事中國。其請降尊號。班正朔。勤勤懇懇。不絕於口。及爲強虜所迫。革面從之。而乃心朝廷。葵傾蟻慕。終不解於胸次。豈用兵之與用德。固自有次第哉。雖然。近則易服。遠則難懷。若麗境之望帝。帝封邈在大海之外。當其來也。泛巨航。駕使風。晝夜兼行。十數日。始達四明。風或稍戾。驚濤山涌。竈釜傾蕩。涓滴之水不留。且不

可嬰舟人往往絕粒甚則挖折檣摧傾覆之變生於瞬息亦已危矣然自建隆開寶間願效臣節不敢少懈以迄於今至與北虜則封境之相距纔一水耳虜人朝發馬夕已飲水於鴨綠矣嘗大敗衄始臣事之用其年號終統和開泰凡二十一年至王詢大破北虜復通中國乃於眞宗皇帝大中祥符七年遣使請班正朔朝廷從之後遂用大中祥符之號易去北虜開泰之名至天禧中北虜復破高麗殺戮其民幾盡王詢至棄國而逃於蛤窟虜留城中八月會西北山萬松皆作人聲始駭懼引去仍強班正朔於詢詢以力屈不得已而用之自太平二年終十七年至重熙終二十二年清甯終十年咸雍終十年太康終十年大安終十年壽昌終六年乾統終十年天慶至八年凡一百年而耶律爲大金所困高麗遂去北虜之號又以未請命於朝不敢輒用正朔故但以歲次紀年而將有請焉耳本朝之於高麗如彼之遠北虜之於高麗如此其近然而附北虜者常以困於兵力伺其稍弛則輒拒之至於尊事聖朝則終始如一拳拳傾戴雖或時有牽制不能如願而誠意所向堅如金石有以見累聖綏之以仁懷之以德內有以得其心固異乎北虜之強暴徒以力制其外也書曰協時月正日今北虜已滅佇見高麗之使以正朔爲請而萬邦之時月日可協而正矣

## 儒學

東夷性仁而其地有君子不死之國又箕子所封朝鮮之境習俗素稔八條之教其男子出於禮義婦人由於正信飲食以豆籩行路者相遜固異乎蠻貉雜類押頭胼趾辮髮橫幅父子同寢親族同櫛僻怪也自漢武帝列置四郡臣妾內屬而中華政化所嘗漸被雖更魏歷晉視時污隆乍離乍合然義理之根諸

中者未嘗混也。唐正觀初，太宗用魏鄭公之一言，以仁義爲治，恢廣學校，崇尚師儒，當是時，與議大臣猶有疑而未知其爲益者。彼國乃遽遣其英秀子弟，請教京師。後長慶中，白居易善作歌行，鷄林之人引領嘆慕，至以鄭刻云：下闕一百字。按抄本：亦空白五行。風從勃然雨化，閭閻秩秩，服膺儒學。雖居燕韓之左僻，而有齊魯之氣韻矣。比者，使人到彼，詢知臨川閣藏書至數萬卷，又有清燕閣，亦實以經史子集四部之書立。國子監而選擇儒官甚備，新敞黌舍，頗遵太學。月書季考之制，次第諸生，上而朝列官吏，閑威儀而足辭采，下而閭閻陋巷間，經館書社，三兩相望。其民之子弟未昏者，則羣居而從師授經，既稍長，則擇友各以其類，講習於寺觀。下逮卒伍童穉，亦從鄉先生學於虛盛哉！且諸侯之就功，實假天子之威靈；諸侯之作德，實循天子之風化。麗人之於中國，海隅侯伯之邦爾，今也文物之富如此，蓋自漸摩所致，不亦偉乎！譬猶日月三辰，假元氣以成列，而其照耀著見，乃所以爲天之明。草木百寶，資元化以敷華，而其葳蕤蒼靡，乃所以爲地之文也。若夫其國取士之制，雖規範本朝，而承聞循舊，不能無小異。其在學生，每歲試於文宣王廟，合格者視貢士，其舉進士，開歲一試於所屬，合格偕貢者，合三百五十餘人。既貢，又命學士總試於迎恩館，取三四十人，分甲乙丙丁戊五等，賜第略如本朝省闈之制。至王親試官之，乃用詩賦論三題，而不策問時政。此其可嗤也。自外又有制科宏辭之目，雖文具而不常置，大抵以聲律爲尙，而於經學未甚工。視其文章，髣髴唐之餘弊云。

### 樂律

大樂與天地同和，而五聲之發，原於五行，八音之辨，生於八風。清濁高下，皆出於一氣，而手舞足蹈，有不

期然而然者。則黃梓土鼓。皆足以寓其聲而吐其和。故自葛天氏之時。牛尾之歌。已見於載籍。後世聖人。作樂崇德。而以金石土革。匏木絲竹之物。制爲鍾磬鞀鼓。塤箎笙竽。祝敔琴瑟管籥之器。以作以止。以詠以閒。以合天地之和。而致神祇祖考之格。至於夷蠻戎狄之音。亦用合奏。有鞀師以掌其樂。有旄人以陳其舞。有鞀屨氏以合其歌。歛凡以與衆樂。而樂以天下。初無閒於夷夏。則兼收博采。所以示吾德之廣運也。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說者謂雅爲夏樂。南爲夷樂。二者合奏。以成和而協天地之中聲。然後爲備樂。然四方異域。飲食異和。衣服異制。器用異宜。則樂亦不得而同。故東方曰鞀。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各有其義。而不可以混淆。若麗人則東夷之國。樂其本於鞀乎。且三代之制。商曰大濩。周曰大武。箕子以商之裔。而受周封於朝鮮。則革其鞀樂之陋者。當有濩武之遺音。廣襲制作。經今千載。調聲應律。宜有可采者。熙甯中。王徽嘗奏請樂工。詔往其國。數年乃還。後人使來。必齎貨奉工技爲師。每遣就館教之。比年入貢。又請賜大晟雅樂。及請賜燕樂。詔皆從之。故樂舞益盛。可以觀聽。今其樂有兩部。左曰唐樂。中國之音。右曰鄉樂。蓋夷音也。其中國之音。樂器皆中國之制。惟其鄉樂。有鼓板。笙。竽。觱篥。空侯。五絃。琴。琵琶。箏。笛。而形制差異。瑟柱膠而不移。又有簫管。長二尺餘。謂之胡琴。俯身先吹之。以起衆聲。若女伎。則謂之下樂。凡三等。大樂司二百六十人。王所常用。次管絃坊一百七十人。次京市司三百餘人。亦有柘枝拋毬之藝。其百戲數百人。聞皆敏捷特甚。然以時。王僕衣制未終。工人執其器而不作。聲律之度。不可得而考也。

戴記曰。制禮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魯語曰。謹權量。審法度。四方之政行焉。蓋王者之統御諸侯。雖本乎德化刑威。而所以一其政者。尤以權量爲先。三代盛時。必自王府出嘉量等器。頒於邦國。掌之以其官。平之以其時。至於巡狩。又協而同之。使無內外遠近之殊制。然後爲天子之政舉。苟四方諸侯。於此三者。一有小易。則黜削誅廢。在法無赦。執謂其器用之未。而可忽耶。夫五度之制。別於分。付於寸。獲於尺。張於丈。信於伸。於以度。庶物之短長。五量之制。躍於侖。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於以量。庶物之多寡。五權之制。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於以權。庶物之重輕。然皆必以銅範之者。乃取其同而不異。所以同天下而齊風俗耳。惜乎。周道東轍。政失其柄。晉之協律者。作長尺考鍾。而失樂之中聲。齊之相國者。以大斗給民。而市己之私恩。唐之考歷者。失玉衡璇璣之制。則無以參天道三辰之行。是其於耳目之近。猶不能審其同於法度之中。又況遠在海外之國。隔鯨波而涉蜃島。欲冀其一而同之。豈不猶推舟於陸耶。高麗爲國。去中華三千餘里。自帝王極治。亦在羈縻之域。未聞有頒度量權衡而協其同者。我宋龍興。德符高厚。而際天所覆。極地所載。罔不臣妾。以故麗人稽首面內。願爲藩屏。取正中國度量權衡。用爲標的。斯所謂仁恩橫流。能懷帝者之未懷。武誼遐驚。能制王者之不制也。乃者。使人銜命。適彼燕饗。獲其賂遺之禮。舟人適市。售其貿易之貨。默識其長短之式。多寡之數。輕重之等。陰以較中國之法。無或少若毫髮之差者。益賞其誠至也。夫謹於耳目之所及者。或慢於耳目之所不及。畏於刑威之所制者。或侮於刑威之所不制。今高麗道途迺寫國都跨遠。旣非耳目所可及。而主上含洪光大。待夷狄以寬典。又非規規然尙刑威以制之。彼乃能遵用度量權衡。若此其謹。蓋其心悅誠服。非勉強而爲然。書不云乎。關石和

鈞王府則有。夫以關石和鈞。惟王府之有。則其在私。不敢改作。而惟我法度之同。亦宜矣。

# 宋故尙書刑部員外郎徐公行狀

曾祖爽。皇任祕書省校書郎。贈金紫光祿大夫。

曾祖母葉氏。贈建安郡太夫人。

祖師回。皇任朝議大夫。贈光祿大夫。

祖母林氏。贈咸寧郡太夫人。

父闕中。皇任朝請大夫。直祕閣。贈少保。

母葛氏。贈衛國夫人。

公名兢。字明叔。姓徐氏。上世。避州甌寧縣人。自光祿始徙居和州之歷陽。祕閣爲鄂州法曹。夜夢與黃冠師遊大澤中。探懷出小削。以授祕閣而去。讀之。蓋丁令威華表所留語也。後五日。大水冒城郭。官府悉遷避。祕閣寓居黃鶴樓上。是夜。實生公。公生數月。見字畫。輒色喜踊躍。至十餘歲。穎異不羣。作舉子業。詞源浩然。識者器之。年十八。入太學。較藝。數占高等。試大比。輒挫政和甲午歲。以父任。補將仕郎。授通州司刑曹事。尙書郎。徐禪被旨。措置東南九路坑冶寶貨。辟公爲幹辦公事。靜江有黃麟者。引大理國入貢。朝廷疑之。詔禪覈實。麟交通中貴人。權傾五嶺。靜江帥周璫。憂懼失措。禪以屬公。公曰。是固易辦耳。呼其部曲來前。以立國歲月山川風俗雜詰之。皆暗不能對。詐狀遂白。雍丘闕宰。以朝命攝事。邕有兄弟交訟者。久繫不決。公至。飭守者設一席。俾偕坐臥。食必共器。閱旬日。乃感悟。相持以泣。曰。令君教我至矣。願自新安。



敢計曲直。其後更以友愛稱。里閭化之。獄訟衰止。京西部使者以佞倖進。遣逃卒二百輩築室邑中。肆爲暴盜。一邑大擾。公捕治之。使者託上冢得旨抵邑。縱其徒鼓噪入獄。盡解所縛以出。公曰。位無高卑。遵三尺法。奉天子均也。否則吾欺君矣。欺君媚人。吾不忍爲。於是密掩其室。復得凶黨。聞所屬寘之法。無一人得逸者。治譽著聞。移攝鄭州原武縣事。單車造官。時提舉炭事者挾其弟貴勢。要功肆虐。建委公流造舟。威震郡邑。械繫滿道。檄公治後至者與慢令者。公歎曰。令不賢不能庇民。其忍至此極刑。乃疏其害。聞諸朝。願以身贖無辜。害因訖息。舊令貪虐病民。公摩拊備至。邑人詣闕。冀公卽眞。爭具車馬迎公家屬。祕閣不欲懇白相國。乃已。燕國鄭公謂同列曰。使縣令皆如徐兢。天下其有不治者乎。調濟州司士曹事。未書考。丁內艱。服除。監元豐庫。宣和六年。高麗入貢。請於上。願得能書者至國中。繼遣給事中路允迪報聘。卽以公爲國信。所提轄人船禮物官。因譏高麗圖經四十卷。詔給札上之。其所自敍曰。漢張騫使月氏。十有三年而後歸。僅能言其所歷之國地形物產而已。臣在高麗月餘。館有兵衛。出才五六。至於馳驅車馬之閒。獻酬尊俎之上。耳目所及。非若十三歲之久。而其建國立政之體。風俗事物之宜。繪畫紀次。殆無遺者。非敢矜博洽飾浮剽以塵上聽。蓋撫其實庶幾報器使之萬一。徽宗皇帝覽其書大悅。召對便殿。賜同進士出身。擢知大宗正丞事。兼掌書學。遷尙書刑部員外郎。時相册免。坐親嫌。謫監池州永豐監。丁外艱。服除。授沿江制置司參謀官。勾奉祠。主管南京鴻慶宮。自是三領台州崇道觀。公資明銳。遇事立悟。撥煩濟劇。出於譚笑。機張鍵閉人莫得而窺測。孝悌自天性。自敵犯淮甸。徙家信之弋陽。自以先隴隔絕。不勝悲思。而光祿嘗佐饒祕閣。又嘗漕江東。有祠在德興縣青雲佛宇。公歲時造祠下。蒸嘗不少怠。母兄今數文。

閣直學士林。至忤時宰。南遷蒲陽。公不遠千里。走省之。久之不忍去。曰。傷在手足。何暇顧妻孥哉。公儻  
好施。視貨財如糞土。周人之難。急於謀身。河南少尹許滂。偕公渡彭蠡。滂舟覆。公拯之。全其家二百指。且  
厚致饋。滂後遣謝。公一無所取。故人宋浦。以事下大理。當償錢四十六萬。行乞於市。公楮中有茶券。適及  
其數。損以與之。浦獲免。凡疏戚遠近。孤獨困窮。公脫之於憂患。助之以婚姻。葬斂者。蓋不可以一二計也。  
公鄙章句學。而漁獵古今。探蹟提要。下至釋老孫吳。盧扁之書。山經地誌。方言小說。靡不貫通。在貴人前  
抵掌論事。常傾一坐。文詞雋敏。立就。下筆袞袞。不能自休。尤長於歌詩。過西楚霸王廟。留二十八字。中書  
舍人韓駒見之。曰。後人殆不可措筆矣。畫入神品。山水人物。二俱冠絕。嘗戲爲平遠題長句。其側以遺駒。  
駒每出以示人。曰。明叔詩爲畫邪。畫爲詩邪。雖濡毫漱墨。成於須臾。而張絹素。或經歲不顧。世人所藏。多  
出他手。或公所指授云。公處事無大小。皆妙有思致。他人窮智慮。莫能及。洞曉音律。且善嘯。閒命倚笛。和  
之。聲嘹然。猶出其上。塵飛幕動。殆若鸞鳳羣集。飲酒至二斗不亂。與客對。必引滿先酬。酒半。譚辯風生。或  
遊戲翰墨。吹簫拊瑟。超然疑其爲神仙中人也。天下士聞公名。率願納交。微賤小夫及門。遇之亦必盡禮。  
有所求。無細大響。應人之有善。喜若已有。故所至人翕然親愛之。雖蠻貉行焉。治圃數十畝。名洗硯池。幽  
勝開江南。自號自信居士。奉祠者二十年。安於閒退。若無足動其心者。惟眷戀墳墓不置。紹興辛未歲。還  
歷陽。焚黃告歸。及吳門。被病卒。嗚呼。以公抱負如此。而自壯歲去國。拓落無所施。雖公處之裕然。而有志  
之士。蓋爲時嗟惜者。或至於涕泳也。公生以元祐六年五月八日。終以紹興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享  
年六十有三。累官至朝散大夫。賜三品服。娶陳氏。封宜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曰集。早卒。曰藏。右承直

郎。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繼從兄朝奉郎喆之後。後公十三年卒。曰葢。右迪功郎。監淮西江東總領所戶部大軍庫女二人。長適右奉議郎。知臨江軍新淦縣事。次師文。次適右宣教郎。知福州懷安縣事。李榘。孫男六人。曰元老。右修職郎。曰同老。曰明老。曰洋老。曰籍。將仕郎。其一未名。孫女八人。長適左迪功郎。鄂州州學教授劉璧。次適進士朱紹卿。次適將仕郎俞口餘。未行。諸孤奉公之柩。以是年閏十二月初一日乙酉葬於弋陽玉亭鄉龜峯之吉原。公家舊多騎省遺物。世父贈光祿大夫。時中寶一硯。旁著鼎臣二字。嘗謂羣兒曰。有能紹素業者。當以是與之。時公始結髮。能知憤激。刻意篆籀。世父舉以授公。而公之生。有十歲來歸之兆。故人謂公爲騎省後身。初少保命公題咸寧墓碑。不能成。禱於佛。取般若心經習書之。至寶字。偶見風幡飛動。因悟體勢。自此擅天下重名。徽宗尤所愛賞。嘗召至禁中。書進德脩業四字。表丈許。至業字。公特出奇變。行筆之敝。留中畫。最後落脩勁端直。如圓石墜千仞。上駭異稱善。左右皆失聲。其運筆精熟。周旋曲折。雖夜屏燈漏。無毫釐差。真行遒麗超逸。褚薛顏柳衆體兼備。晚好作草。尤逼懷素。天橫馳騁。其用無窮。天下言書者。以公爲宗。小學家之論曰。自李斯變小篆。而秦漢間無能繼者。碑碣所傳。非特筆法無取。而偏旁亦復舛誤。由魏晉迄唐。唯李陽冰號獨步。豈以此學中絕。故陽冰得以冒此名邪。元次山之甥李康叔靜。書涪溪晤臺二銘。頗得秦法。其視陽冰霄壤矣。而名不大顯。事固有幸不幸哉。騎省兄弟。祖述李斯。小學奧雅。克配叔重。而公又繼之。其原深矣。斯之遺迹。火於嶧山。自唐已不存。歐陽文忠公集天下金石刻甚備。而泰山之詔。僅有數十字。大觀間。河閒劉跂登山顛。周視刻石。始得其全。然距靖康之亂。才十餘歲。墨本之在人間者。固無幾。學者謬謂法斯。果嘗多見也哉。公獲是刻。寶蓄而諦玩之。

既盡得斯法。而又考按三代罇鍾鼎彝之器。訓釋款識。悉有依據。至於大篆。筆力奇古。其沈著處。不異鑽刻。若非豪楮所能成。且復陶鎔醞釀。變入小篆。離析偏旁。照合制字本意。嗚呼。前古名筆。固屈指可數矣。九原不作。後來尙有繼之者邪。公歿迨今十五年。其葬也。遽未及銘。孝伯世家歷陽。且託姻公門。散迹公行事大略。以竢作者紀而誌之。鑿石寘墓上。謹狀。

乾道三年四月初十日。左迪功郎寧國府宣城縣主簿主管學事張孝伯狀。

宋徐兢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遭靖康之變。已亡其圖。乾道三年。從子藏始刻於澠江郡齋。仁和趙氏小山堂。又有高麗本。不知刻於何時。今俱不可得見矣。近世流傳。惟明末海鹽鄭休仲重刊本。其閒脫字凡數千。第二十七卷。又錯簡不可讀。同里胡夏客。曾以鈔錄宋本。對亦僅正十數字而已。予家所藏。雖繕寫不工。較爲完善。因參合鄭本刊。以行世。中有與鄭本互異。及小有脫漏處。仍俟博古家藏。有宋刻者。訂正焉。乾隆癸丑。端陽。歙鮑廷博書於知不足齋。

